



詹福瑞 主编

【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士族的挽歌

文人的悲欢离合

南 北 朝

詹福瑞 李金善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1206.2/383



民族的挽歌

詹福瑞 李金善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文人的悲欢离合

责任编辑：任文京

杨金花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士族的挽歌：南北朝文人的悲欢离合 / 詹福瑞，李金善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5

(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ISBN 7-81028-773-7

I. 士... II. ①詹...②李... III. 古典文学—作家—文学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601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 (880mm×1230mm)

印张：7.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7-81028-773-7/1·139

定价：11.00 元

前 言

詹福瑞

近年来，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由以往单纯的价值判断转向关注作家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即是其中之一。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生苦难，也来源于作家的的心灵和情感。因此，文学史不仅仅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应当是作家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这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戴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任何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社会现实塑造了作家的心态，并由此形成作家的不同个性和作品的多样性。我们既不能根据现代人的需要主观地给古人贴标签，也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情感和心态单方面去解释古代作家作品，而应去除思维的羁绊，探寻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作家的不同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是如何通过作品反映的，哪些反映出来了，哪些深含不露

需要我们去领悟。俯视古人或仰视古人，远视古人或近视古人，都不能准确透彻地解读其作品，洞察其内心世界。优秀作品都是用心写成的，我们也应该用心灵去谛听，而心灵的交流则拒绝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

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作家情感的细腻与粗犷，心灵的崇高与卑微，都可在作品中找到答案。文学创作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一旦看不到作品中的心灵世界，其感染力便可想而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学作品就是文人心灵世界的凝聚物。读者通过作品受到情的感染和激发，最终使心灵受到震撼，古人的心灵即与我们的心灵遥相呼应。千百年来，我们吟诵着他们的作品，诗文名篇早已烂熟于胸，可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谛听，仍然会被无穷的魅力所吸引，被巨大的情感力量所俘获。文学的本质在于心灵由此得到了有力印证。

古代文人的作品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古代文人的生大多呈悲剧性色彩，他们的情感受到磨难，心灵受到戕害，但他们始终呼唤着正义、善良和真情，当然，他们也有违心之作，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精神追求。他们守护着灵魂，担荷着使命，在迷茫的路途上不知疲倦地跋涉着，穿过历史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写下作品不是为了生前的功利，也未必是想流传久远而不朽，可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他们那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深刻博爱的心灵令我们肃然起敬。

古代文人及其作品属于历史范畴，用历史的观点去思考，是理性的，当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并将其转化为情感时，那便具有深沉的历史感了。用心灵去感受作家作品，我们应该具备宽广的胸怀，细腻的情感，深邃的眼光。我们对一切作家及其作品都应给予尊重和关爱。古典文学研究是科学，它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但是，热烈的激情和心灵的渴望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作品的创造者和阅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应该对其给予心灵解读，而非套用公式做模式解答。

欲了解一代文学，需要先明了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体相同，可是却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其中有诸多因素，最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家心灵或心态的差别。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心灵的投影。多年来我们把注意点过多地放在历史社会等方面，而忽略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忽视了与文人心灵的沟通交流，例如对孔子苦闷的内心独白和庄子吹出的自然箫声，对汉朝盛世文人被扭曲的痛苦心灵，对唐朝歌者心底永存不涸的辛酸泪水，对宋代词人心灵承受的巨大压抑，对元朝文人看似潇洒实则苍凉无奈的心境等等，我们投入的情感不够充沛，理解得不透彻，体察得不到位。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于1998年开始启动这套《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项跨世

纪的工作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在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摒弃传统的垄断式话语模式，不追求所谓的“以文载道”。当然，在生活情境等方面，历史与现实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尤其是在一个功利和噪杂交织的时代，要想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思考达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决定了我们与古人心灵对话会达到什么程度。毫无疑问，我们注重的应是心灵关怀，情感交融，而绝不是冰冷的审视和理性的拷问。

这套丛书以学术为根基，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文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为主旨，将文学、历史、思想、文化溶于一体，或通过作品对他们进行心灵透视，或穿透时代风雨，摄下他们跋涉的身影，以期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新视角。当然，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大努力，仍然会存在种种不足，希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引 言

南北朝（420～589）170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最为频繁的时期，朝廷虽然几易其主，但对于士族的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是说，皇权始终将世家大族作为防范、排挤的对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对士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士族也就在皇权的压制、打击下，在自身的退化中，一步步退出政治的核心。士族的衰落，其主要标志是士族政治权利的一步步丧失，东晋王朝造就的士族的优越地位和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威，进入到南朝以后，日渐降低和衰减，士族神圣的光环日趋暗淡。究其原因：一方面皇帝要收回自己的权利，必然向掌握实权的士族开刀；另一方面，进入南朝后的世家大族在寒族出身的皇室的打击和寒族士人咄咄逼人的夺权情势之下，仍然奉行祖上的“无为”之道，不随时变，以至坐以待毙。失去了政治权利的士族，自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当初有不少世家子弟进行了抗争，如谢灵运等，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已经无法遏止士族整体上的颓势。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士族抗争的呼声越来越弱，士族的人格也愈加委琐，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趋于淡薄。曾经在东晋叱咤风云的士族，在南朝逐渐被排挤出政治权力的核心，日渐成为舞文弄墨的文人。失

去了权力，士族也就不成其士族，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曾经在东晋时期叱咤风云的士族，到了南朝，其实际的职能不过是赞礼充使，擢才取士，充当政治花瓶，在改朝换代时奉玉玺“将一家物与一家”而已。一方面是政治点缀品，另一方面又是武人皇帝、寒族荒君杀戮的对象。这种处境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为人处世只以家门利益为重，士族的人格愈加低萎。士族，在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依靠着家族的文学传统，成为朝廷的座上客。文学之士的社会角色也就从朝廷大臣、藩邸僚友、高斋学士一步步沦为僻主昏君的狎客才人。与此相应，南朝的文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刘宋时期文人对技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山水的模写刻画及诗歌语言的锤炼。由于魏晋玄风的影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不仅在雕琢词句尚显朴拙的古意，篇句之间还不能融合无痕，而且往往留下一个玄言的尾巴。作品中情感的表达也还时见奇崛峻烈，气骨犹存。南齐永明以后，对文学技巧的追求，已经从字句形象之美发展到对作品音声和畅、圆美流转的内在韵味之美的更高要求，并从实践上加以总结，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玄言诗的影响基本消失。作品中很少见到情词峥嵘、激荡不平，抒情写景多清新秀婉。梁陈时期，文风趋于华艳，题材也从自然山水转为对艳思闺情及各种小巧器物的工细咏吟，少有思想意义和社会内容可言，实为南朝文学的末流。文学的演变似可作这样的概括：从题材而言，由山林而都市，再到宫廷，完成了一个由出世到入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尝试遍了山水、田园、边塞、羁旅、伤别、感怀、闺怨、咏物、都市乃至游戏等所有题材内容，文学题材由单一走向多元。文学的格调，由元嘉的高古，到永明的平浅，再到梁陈的俗艳，完成了一个由高古到浅俗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昭示着民间——士人

——民间的轮回，退出政治舞台的士族将文学带回了民间。创作主体由士人而扩展为更大的群体，这是南朝的士族在衰落过程中为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一、优游潇洒·····	(1)
王与马 共天下·····	(1)
舅氏当朝·····	(7)
谯国桓氏·····	(10)
东山名士·····	(12)
君权旁落·····	(14)
清静无为·····	(16)
二、狂傲与失落·····	(21)
甘棠伐处谢氏移·····	(21)
士庶天隔·····	(24)
寒族兴起·····	(27)
不甘黜落·····	(30)
沉默与旁发·····	(32)
书香门第·····	(34)
玄风蔚然·····	(35)
谢混风华·····	(39)
海鳞失水·····	(43)
山水逸韵·····	(51)

2 ·士族的挽歌·

佯狂殊可哀·····	(70)
与世敷衍·····	(77)
孤贱不平·····	(80)
三、无奈须眉不丈夫·····	(86)
尸位素餐·····	(89)
深入法门·····	(96)
盛为文章讲义·····	(102)
忧惧仕途·····	(109)
风流宰相与折风落羽者·····	(123)
政坛常青树的文人态·····	(131)
两部鼓吹·····	(143)
赋恨与赋别·····	(147)
四、夕阳残照·····	(155)
止足思寂·····	(159)
才艺分人·····	(165)
亦佛亦儒·····	(170)
山中宰相·····	(175)
五、格低气靡·····	(179)
宫体之兴·····	(181)
女性化的诗风·····	(189)
充职学士·····	(194)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9)
故国之思·····	(203)
诗赋动江关·····	(208)
检讨自身·····	(214)
结语·····	(218)

一、优游潇洒

士族在东晋一朝最为优游潇洒，其当权门户甚至能与皇帝平起平坐。这些当权的门户称为门阀士族，门阀士族掌管朝廷实权，皇帝形同傀儡，这就是所谓门阀政治。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以这五大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构成了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

王与马 共天下

东晋王朝之所以形成士族当权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士族在建立和保卫东晋政权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王导在建立东晋政权中的主要作用，一是为司马睿即皇帝位建立了威望；一是团结南北士族，建构了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永嘉元年（307），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对西晋政权，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相对安静的长江流域，涌来了大批避难的中原士族和民众。东海王司马越率领军队救晋惠帝回到洛阳，任命琅邪

王、左将军司马睿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保卫后方。随即又任命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惠帝还居洛阳之后，匈奴刘渊兵势更加昌盛。西晋征服的藩镇伺机再起，流民起义不断。尚书令王衍看到中原的局势已经很难收拾，劝司马睿任命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与洛阳形成三窟之势，进退有据。王敦和族弟即司马睿安东将军府司马王导，劝司马睿从下邳南下，真正实现对扬州的控制。据《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邓粲《晋纪》记载：“（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司马睿移镇建邺以后，司马宗室的彭城王司马绎、西阳王司马兼、汝南王司马祐、南顿王司马宗先后到达江南，民间称为“五马渡江”。司马睿在南方本没有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才能和功劳，与晋朝宗室的血缘关系又比较疏远，并不具备运转政权的条件，他自己也没有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的打算，“睿初至，颇以酒废事，导以为言。睿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资治通鉴·永嘉元年》）。在听了王导的建议之后，才从此告别了酒杯，认真考虑国家之事。因为没有政治眼光，所以一切听从王导的安排。

包括王导在内的南渡士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个有着较高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士大夫官僚群体，具备运转政治、控制政局的能力。在当时强敌当前、国内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急待形成一个整体势力来挽救国家的危亡。王导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对于士族来说，也迫切需要一个皇权作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屏障，双方的相互需要是司马睿与士族合作的基础。颇有政治头脑的王导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要想振兴晋室和家族的事业，必须拥戴司马

氏，必须让司马睿得到南北士族的承认，这样才有可能完成振兴晋室的计划。为此他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上巳节，在司马睿乘坐平肩舆出城观楔的时候，他与当时进京公干的同宗兄弟王敦，率领南渡名流骑马跟在后面，一个个气宇非凡，谦恭有加。江南士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在人群中暗暗观望，看到王导、王敦这样的大人物对司马睿也这样倾心拥戴，顿时肃然起敬，纷纷挤到司马睿前面拜迎。王导的这一招非常奏效，南方士族开始接受司马睿。

王导又进一步为司马睿树立恩德，他建议司马睿礼贤下士，屈己待人，安抚好纪瞻、顾荣这些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以此获得江南士族的人心。《晋书·王导传》载王导语：“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司马睿对王导非常感激，也深为器重，他派王导亲自出面拜访纪瞻、顾荣，请他们出仕。纪瞻、顾荣等受宠若惊，个个应命。王导本人也极力与江南士族沟通，为联络南方士族，他甚至于学说吴语。骄傲自大的北方士族曾讥讽王导，说王导没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实际上，王导的吴语学得并不怎么好，但这种做法确实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给南方士族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好印象。他曾经打算向江南名族陆玩求婚，陆玩谢绝说：“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晋书·陆玩传》）小山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先例。王导从此不再提这件事。北方士族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上也瞧不起北方士族，但王导并不生气。陆玩在王导家食奶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仆虽吴人，几

为伧鬼。”（同上）伧鬼或伧人是南方士族对北方士族的蔑称。陆玩不仅将南北方士族的界限分得十分明确，而且对以王导为首的北方士族极尽轻蔑之意，然而对此王导也不在意。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今江苏宜兴）的大族周玘，被北方士族轻侮，准备起兵杀死执政，用南方士人代替北方士人。阴谋败露之后，忧愤而死，死前对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替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聚集一些怨恨北方士族的豪强，密谋起兵攻打王导、刁协。事情败露之后，王导也不予追究。在司马睿即位之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争取南方士族的认可和支持，求得南北方士族间的相对平衡。所以王导的忍让，实际上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而这种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

一方面让司马睿得到南方士族的承认，另一方面还要让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方落脚，王导在笼络南方士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给南方士族以经济利益上的保障。南方士族自然是土著的地主，其中的强宗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义兴郡的周氏等，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他们自然要保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防范和阻止北方士族南入后对他们经济利益的侵犯。有鉴于此，王导设立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力量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多。这些侨州、侨郡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在形势上亦可以保卫建康。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他们的田业多集中在东土一带。侨州郡县拥有大量的文武官职位，这成为流亡士族的新出路。因此王导设立的侨寄法对于东晋政权来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

重要措施。

在王导的种种努力下，南方的绝大多数士族愿意与他联合来共同稳定南方的政局。除了笼络南方士族以外，北方南渡的士族也需要安抚。在北方，洛阳城被攻破之后，就陷入了胡骑的践踏蹂躏之中，大批的北方士人涌向南方，其中有些是失去职守的西晋官员。王导明白，这些西晋旧官，如果利用得好，会成为稳定江南局势的基本力量，反之则会成为稳定政局的阻碍。于是王导向司马睿建议，对他们给予优待，委任官职，图谋大事。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几天之中，就从中征辟了一百零六人为掾属，如刁协、王承、卞壺、诸葛恢、庾亮、周顗等，时称“百六掾”。南渡的这些士人，亲身经历了北方的动荡和丧乱，家园残破，亲离子散，举目异乡。逃到南方后，情绪自然悲观、颓丧，王承“去官，东渡江。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晋书·王承传》）卫玠告别兄长，扶携老母南下，“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这种感伤抑郁情绪，既是忧国忧家之思，亦是动乱之下无奈背井离乡之愁和寄人篱下的卑屈。无可讳言，这种情绪瓦解着士族的斗志，动摇着他们的信心，对于振兴王室是非常不利的。王导和渡江的名士来到长江边的新亭饮酒观景，宴席之间，名士周顗眺望江北，感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名士们被勾起家国之思，都歔歔流泪。王导正色说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同上）这段义正词严的话，说得名士们羞愧不已，从此不好意思再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王导是江南的主心骨，这一点王导自己也明白，人们的眼